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  
吳中文獻小叢書之六

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

儒衣傾冠先  
生是安一木  
弋石先生是  
適斯今之靈  
光殆古之遺

直與

此像爲豫章  
舒國卿所寫

註：摹刻卷七編原本有王

黜中贊亦附錄之。密昌

萬曆庚寅敬識



血書弋疏  
上達九閭  
報父之讎  
申父之冤

吳郡先賢像有

此像亦蓮華之

并錄其贊稱康

又識



## 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序

明周忠介公罹璫禍而死，崇禎之初，已蒙昭雪，而忠介之子端孝先生，以公之死，倪文煥毛一登實成之，刺血上疏，請報父讎，而伸國法，烈皇爲之感動，其血疏原本，有鼎湖勸進語，班文毅公以爲嫌，端孝因改書之，原本刺指血，改本刺舌血也，改本進而原本存，遂得流傳人間，所謂血疏，實非全疏，乃貼黃也，凡一十三行，一百四十四字，今藏南昌萬氏，萬砥莊觀察出示余，題曰周端孝先生血疏貼黃題跋長卷，余按貼黃本唐制，唐時降敕，有所更改，以紙貼之，謂之貼黃，蓋敕書用黃紙，貼者亦黃紙也，宋代沿襲其名，凡臣僚奏狀劄子，意有未盡，揭其要處，以黃紙別書於後，亦謂之貼黃，已與唐制異矣，明崇禎元年三月，命內閣爲貼黃之式，卽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，不過百字，黏附牘尾，以便省覽，則又與宋制異，蓋宋制貼黃，乃於疏外別開條件，或一疏而多至十數條，司馬溫公蘇文忠公集中皆有之，明制貼黃，則撮取疏中要語而已，且宋貼黃用黃紙，明貼黃用白紙，名實亦似不符，蓋沿襲之久，而浸失其初意也，端孝此書，蓋遵崇禎新制，然既云血疏，似不必再云貼黃，貼黃卽疏也，而諸賢題跋，亦有稱血疏貼黃者，從衆而稱之，猶未極其義，莊觀察謀於余，擬壽之梨棗，使海內皆得見之，表章忠孝，風示來茲，其意甚盛，余請竟題周端孝先生血疏，以從簡易，蓋在後人稱之則曰疏，而讀其文則自知爲貼黃也，其原疏及端孝自識語，列

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序

二

之卷首、此下題跋、分爲兩卷、前十有五則爲上卷、以後皆爲下卷、陳蓉暉太守藏有端孝像、潘譜琴庶常所藏吳郡名賢像中、亦有其像、并摹刻卷端、使人讀其文、想見其人、忠孝之心、白油然而生矣、觀察此舉、其大有功於人心世道者歟、

光緒二十四年、戊戌季春月、德清俞樾謹序、

# 明周端孝先生血疏

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、今贈太常寺卿周順昌男、生員臣周茂蘭、謹  
奏爲孤忠已被

恩喪、沈寃尙未剖晰、特掉類號

天、懇報父讎、以彰

國法事、臣父件璫慘死、皆繇倪文煥謀之於內、毛一登因而謀之於外、校人抵死、  
律有明條、而文煥

鼎湖勸進、一登亦嘗建祠媚璫、尤

祖法所不赦、伏乞

敕下部院、將提到倪文煥即刻處決、已故毛一登還行褫職、庶父寃得雪、

國法亦伸、謹

奏、  
血性丈夫 隱容書

天啓六年春、大舉鉤黨、先君子逮死詔獄、陷先忠介以媚璫者、倪文煥毛一登李實也、其明年、思宗皇帝

明周端孝先生血疏

四

卽位、予匍匐三千里、刺血上疏鳴冤、時寓姚文毅公官舍、公退朝、已舉燭矣、問子曰、明日上奏乎、予曰、然、曰、脫禍乎、予因捧以進、公展閱、見血縷縷、則瞿然避席改容、呼童盥手、乃卒讀、既而愀然不語、久之、予詢其故、公曰、若少年、未諳事、且方悲憤、率隸以書中有鼎湖勸進等語、非臣子所宜言、萬一天子廷詰、將何辭以對、予曰、易貼黃何如、公曰、墨書易耳、今爾十指枯矣、且奈何、予奮然曰、但得當上意、先人瞑目九京、卽先人之遺體何敢愛、因破舌取血、更書貼黃以進、原本存箇中、當是時、逆賢雖伏厥辜、而羣奸猶負隅、微公言、事且不測、時予年二十餘、距今三十餘年矣、思之猶怦怦然、今什襲之、以貽雲仍、且志公之德不致忘也、辛丑仲冬、茂蘭敬識、

# 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卷上

天啓六年、吏部周公忬璫死之、思宗卽位、誅璫及璫黨、錄諸忠、公子茂蘭、刺指上書、鳴父冤、入見姘學士、學士曰、上初立、言鼎湖、特毋不可乎、易之、血盡、豈有繼哉、茂蘭曰、舌耳、書上、上大泣、進爵、易名、贈三世官、蓋異數云、諸忠諸子、姓聞其事、各得乞、時人歌之曰、孝哉周子、伏闕陳指、臣父忠死、先王之制、有則官祭、誅、帝命曰、可矣、再命曰、爾楊左黃李、惟卿是視、俾爾子孫奉此、詩曰、孝思不匱、永錫爾類、此之謂也、敬亭山人姜琛題、

甲辰五月過姑蘇、與子潔上靈巖、歸至芸齋、子佩子輝夜話、佩兄出血疏貼黃讀之、血光尙與燈影相射、計不見佩兄已二十六年、距京師頽蹙之日、三十七年矣、此時余方十九歲、佩兄方二十四歲、兩人相期、所以報答君父者、正未有量、豈料今日相對、霜鬢雪髮、家國破碎、泯然者久之、同難弟黃宗義恭跋、

賜讀此冊、而嘆忠介公之忠、子佩兄之孝、萃於一門、傳之千古、豈容有二、至文毅公真篤之誼、尤古人所難、若非文毅一言、余輩何由得觀血書貼黃、佩兄之誠感若此也、予侍忠介公最久、親聆其談、治閩奇績、有出於循良之外者、卽史之所載、亦未易有此、嘗思纂一異政錄、而格於不文、至今以爲恨事、佩兄命題冊後、因并及之、佩兄操履高潔、讀書杜戶、孝友忠信、字於遐邇、余何敢復贅、通家小弟文楠敬題、



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

六

袁徵曰、徵拜觀周子血疏而心悲焉、天啓丙寅、忠介公罹兇豎禍、時同後先公傷者、先父師輩皆已逝、最相親其事、則維斗公幹九一及徵兄弟、公幹早夭、二子以忠捐軀、而先兄亦沒、惟徵獨未死、故觀疏而四十餘年慘激如在當日、惟徵視焉、徵生晚、不及見古人、足跡所至少、未能廣交四方賢者、然追所嘗親、竊以爲心皎如日、氣如川方至、凜然以溫、如玉虛、如谷厚、如陽春之未出、其懿德無二三、如太素之白、未有若公者也、吾師乎、吾師乎、讀古之傳、節烈何以加茲、而當世名賢、亦可知己、記聞緹騎鉤公、徵動而往見公縣署、公神色快霽如平生、徵爲爽然自失、越宿隨父師再往、師候公起居、公曰、夜半夢回、唯以未克葬、祖父一事、恫吾心、不復能成寐、故徵以慷慨刺血、求殲讎人之胸、感先皇泣下、贈三世太常、以伸公孝思、周子之孝也、猶氣之可鼓焉者也、周子葬三世、舉大事、盡禮極誠、必信諸、爲弟妹娶嫁、各不失道、率經立身立家、施於友朋、終始不懈、以承公德、其孝也、非氣得舉之、而志克貞之、難已、然則公之正直、人知之、史載之、公之仁親而篤舊忘倦、人不盡知之、史莫載之、則子血盡、復繼之以刺於吾、冊傳之人、人知之、周子之四繼、克張於身、繼述不留先公憾、人知之、而不知所以重之、後將莫傳、徵故並爲表著於冊、以示後世之君子、袁徵再拜、

吾嘗讀漢晉死義諸臣事略、其忠節表表、見於後世、而子孫之賢者、李燮王哀而外、蓋寥寥無聞焉、吾鄉周忠介以瑋難死、烈廟時、大白黨人冤、子佩先生刺血上書、蓋旣具矣、商其事於先外大父、姓文毅、文毅

以語涉微嫌、難之、先生更刺舌血、易其前羹、今所存者指上血、濡縷猶耿耿、心目間、難哉、先生閉戶學道、創迹公府、事母以孝、謹開、友愛諸弟、皆受成於學、擬於古之君子、其姜肱夏馥之流歟、吾嘗稱述先生之法言法行、以爲後世式、乙巳三月、旬又三日、有門生學徒數輩、會文於霜英堂、先生出此冊相示、余曰、此非一家規也、百世師可矣、屢閱不忍釋手、子弟觀者、各歎息敬禮者久之、後學徐晟拜手恭紀、

忠介公大節、既與日月並麗、河嶽比尊、若夫原本天真、不羸矯厲、則尤卓軼千古焉、長公子佩、於璫篋未熄、伏闕陳冤、至誠仰格、特徵異數、具在諸紀中、迺其疏以血書上也、方灑血伸痛時、天地爲之變容、鬼神爲之奔泣、及事濟之後、神人皆悅、設稍有矜名意、必震而傳之、而子佩諱如也、何以徵之、徵之其事、在烈皇帝龍飛戊辰、迄於辛丑、已越三十餘年矣、始出血書貼黃原本、自紀載易書之故、歸德於姚文毅公、而曰以貽雲仍、云爾、遙想其三十餘年前、灑血伸痛時、神志之專壹、絕無名譽寵榮之念、介於其間、可知也、以之紹前烈、則爲真傳、以之裕後昆、則爲真教、以之扶植人倫、則爲真種、余故闡述其微、爲後世忠孝者鵠焉、文毅公泰山巖巖、忠誠被於朝野、故與忠介爲水乳合、於子佩猶子之愛特摯、文毅而在、後進其何所厝躬矣、通家弟李樸敬識、

忠介公以觸逆奄焰、抗節隕身、事具國史、原其得禍之繇、大率因透周中丕一序、及崇禎初、諸權奄禍者、悉得昭雪、而烈皇帝慎惜名器、賜諡者、惟御史大夫高公、副都御史楊公、郝諫魏公、及公四人而已、至給

已誓之誥命、并及先世、亦始於公、則以公子茂蘭子佩、以血疏誣冤、感動宸聽、故需恩獨優也、公之得酷禍、以文章、其得優卹也、亦以文章、豈非天哉、余嘗問子佩、以公之文集、則以被逮時、訛傳且籍沒、盡付之火、今傳於世者、獨此疏耳、子佩亦不數數爲文、惟見此序、嗟乎忠臣孝子之文、得一二足以傳矣、安用多爲、余嘗爲公作小傳、例用短篇、不甚詳、又嘗記公誥命事、今子佩復以血跡貼黃屬題、余之不文、得數爲忠孝之家、作文、與有榮焉、子佩之子靖、年甫踰冠、好書有才筆、他日必能以忠孝文章世其家者、并識於此、以相勗、峴山通家弟歸莊頓首、

崇禎初、天子旣誅逆奄、自楊忠烈周忠介以下、得賜贈卹有差、時忠介公長子茂蘭、以爲殺吾父者逆奄、所以殺吾父者、倪文煥毛一鹭也、仇人未服其辜、茂蘭終不可以爲人、立聖人之世、於是草疏發二人奸狀、刺血書之、天子覽奏、泣下、正文煥罪、一鹭以死免科、而公得進爵易名、購三世官、精鑿手正襟、誦茂蘭血疏、歎古今爲孝子者當如此矣、父之死、冤於君、則在白其父之冤、於奸人、則在誅其父之仇、父冤雖白、而仇不誅、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、古人所以重報仇之義也、禱嘗怪伍員報楚、雖君臣之義、有所不顧、獨班宮載於左傳、穰葛載於史記、而入楚之日、求費無極之黨、生磔其肉、死戮其屍、以臨祭於父兄之墓、則皆無聞焉、何也、員不出此、是員不得爲孝子也、員出此、而左史不之記、是左史之失也、夫仇其君而不仇其奸人、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孝子者也、吾故曰、爲孝子者、當如此也、茂蘭之孝、在父冤旣白、朝廷加

恩贈卹之後、而不以爲足、當茂蘭刺指血上疏時、主姚文毅公官舍、公適退朝、索視其疏、見血跡淋漓紙上、瞿然改容、既而曰、上新卹位、而疏有鼎湖勸進語、非禮也、茂蘭於是更刺舌血、改書貼黃以進、今所存血書、是貼黃原本、茂蘭、字子佩、吳人、所稱芸齋先生者也、今年六十八矣、與其弟茂藻、茂葵、皆守義執節、不愧其父、禧並得與友、而先生行尤高云、壬子中秋、易堂同學小弟魏禧敬跋并書、

先忠毅與忠介公、同殉瓊難、崇禎初元、同蒙恩卹、因草疏陳情、請以新贈官階、封及父母者、實自遜之一疏始、更援三品例、請贈及祖父母者、則自子佩兄一疏始、遂俾曠典、遍及同難諸家、惟佩兄錫類之孝所及者、弘且遠矣、佩兄再刺血書疏、述諸奸構陷始末、烈皇帝惻然動容、俞旨下部院議罪、至次年、遂欽定逆案、殛行天下、則此疏實啓之、尤爲有功於世道云、特遜之年方幼學、少佩兄十有三歲、當日伏闕呼號、實遠愧之、迄今滄歷滄桑、每相從話舊、不勝家國之感、茲歲甲寅、因過祝佩兄七秩、坐雨芸齋、出其血書貼黃原稿見示、遂借題數語於後、輟筆不禁泫然、江上同難弟李遜之敬跋、

純孝也子、而純忠也父、嗚呼、惟忠介公端孝先生、稱爲父子、讀先生此疏、忠臣之忠、與孝子之孝、並見、碧血丹忱、淋漓片紙、余小子、忠介公同年死友、繆文貞五世孫也、把卷不釋手、繆敬持謹跋、

右血書貼黃一百四十四字、周子佩先生所書、蓋將爲其父忠介公訟冤、因姚文毅一言、改籍進鄉、此其所存原本也、子佩自敘、及諸公跋之詳矣、予獨歎忠介洩官清慎、家居數椽、僅蔽風雨、遇公正、輒發憤爲

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

一〇

鄉人所愛戴、而倪李兩疏、乃敢於誣讎狂噬、幾致東西易位、黑白改色、如忠介之名、自當與日月相磨、而彼毛一鷲與諸小人、則皆東坡所謂蛆蠅糞穢也、證人罔極、交亂四國、此殆古今同轍、爲之一慨、康熙乙卯春正月、長洲汪琬敬跋於堯峯之皆山閣、

此吳門周君子佩所書血疏貼黃也、子佩之父忠介公、當嘉廟時、以觸魏璫慘死、至思皇御極、子佩乃赴闕具血疏鳴冤、欲覲尙方、以撼駭人之胸、尙一門忠孝哉、按貼黃、例應與疏俱上、其所以得留者、因疏未上時、爲同里姚文毅公所見、以其中鼎湖勸進一語、未中駁會、勸子佩易之、子佩復刺舌血、重書以進、故原草得留貽至今、嗟乎、此天所以彰孝子也、古今來忠節孝烈之事何限、然當時則榮、沒則已焉、後之人每每得其片楮箋字、莫不寶若球琳、蓋慕其人而不得見、見其遺蹟、如見其人焉、此生民乘祿之恆性、自有天地以來、未之有改也、夫蘇熹廟至今、屈指五十餘年、余每與後生叢談及當日璫禍諸事、皆瞠目相視、若漢唐宋之邈不相及、何況過此以往乎、今子佩幸而健做亡恙、若過數十年、且將不知子佩爲何如人、後之人慕子佩而不得見、見此草、如見子佩焉、則此數行丹碧者、非人留之、而實天留之也、君家之子孫孫、其尙永保之哉、鍾山黃周星拜題、

烈皇帝既誅逆璫、褒卹死事諸臣、周忠介公伯子、刺血繕疏、請擊父仇、給三世帶命、疏具、姚文毅公以貼黃語涉諱、且令典贈卹止一身、無及父祖者、欲更易而難之、伯子曰、苟得請、嚙舌刮心、非所苦、卽不得、可

以報我先人、遂刺血更定以呈、命旨贈公父祖如公官、給誥命、誅璫孽倪文煥、吳肅公曰、人非甚頑儒、鮮不痛覆盆而切戴天之誼者、吾以謂伯子仁孝、不難於請命擊父仇、而所甚難者、曲椎公顯揚之夙心、而抱遺恨以不瞑、至格以二百七十年成憲、於以邀三世之恩榮、此其數真萬億之秒分、固掌故家所欲爭、姚文毅所爲遲回而莫敢幾幸者也、煌煌異數、賁及泉壤、雖天子仁聖、亦詎非伯子之誠孝、有以啓之乎、嗣是皆援例以請、不皆必得矣、然則事固非偶然也、予展貼黃原本、歎歲久之、伯子復出三代誥軸拜觀、之、謂子曰、往改革、患兵燹、俾弟茂葵藏之、誓水突遇兵、失其二、茂蘭無如何、搏穎顛天、庶幾延津之合耳、無何、有卒王得勝者、踵門投刺、出語以還之而去、嗚呼、亦一奇也、古有揮戈而卻日、附膺而限霜、悲泣而摧城、浩歌而裂石、而況忠孝之大乎、亦誠而已矣、五十又一年、年家子宣城吳應公拜題、

戊辰改元、周子子佩先生刺血訟冤、請給三代誥命、余作寶輪篇序之矣、其易貼黃一事、詳於諸公跋語中、方先生伏闕上疏時、年僅二十四、余始五歲、越三十五年辛丑、先生館余於芸齋、出片紙相示、血光泪痕、宛然若新、今再見之、則已裝潢成帙、更十八年、恍如昨日、先生年七十有五、余亦五十六矣、時已未暮、春八日也、武水弟魏允棹謹識、

芸齋先生刺血願冤、九重動色、邀三百年異數、於未得時、蓋有必得之理、及其違三百年異變於已失後、亦無或失之事、天耶人耶鬼神耶、芸齋先生心光所持、非天非人非鬼神、而天從人從鬼神從、各各不相

知、各各相到、人人具此心、先聖凡等無增減、發處不真、用處不純、則感者同、應者異、故曰、一切世界爲衆生妄想所結、卽爲菩薩願力所持、同在一世界中、世界各異、異在一世界中、世界各同、成與壞、劃然、是非較然、純與雜、紛然、皆不離乎一真、忠介公之世界、以觸邪、以養直、以殺身成仁、血肉俱糜、須眉常動、蓋以壞爲用、不壞不足以爲忠、芸齋先生之世界、以繼志、以述事、以永錫爾類、指舌可枯、精誠不歇、蓋以成爲用、不成不足以爲孝、人知成世界之爲世界、不知壞世界之爲世界、同一莊嚴、同一悠久也、嗚呼、王得勝何人、倪文煥何人、文煥以同朝士大夫殺忠介公之身、奪其誥命、得勝以異代之兵子、歸忠介公之誥命、慰其子孫、此豈可以賢不肖之數比長絜短者、文煥入忠介公壞世界中、爲壞所轉、不知其然而成其壞、得勝入芸齋先生成世界中、爲成所轉、不知其然而成其成、菩薩與衆生同此世界、一則能自作主、一則不能自作主、一則用成用壞、自信其成、一則隨壞隨成、併不知其壞、而各有入成壞之中、出成壞之外者、此吾輩於心光所宜自重、而不宜自暴自棄也歟、己未天中、武林濟寧今釋拜手題、

昔烈皇帝卽位之始、褒卹先時死諫諸臣、首周忠介公、賜卹、賜廕、賜祭葬、賜諡、建祠、賜額、典禮備矣、更以所贈之官、追給三世誥命、則以子茂蘭之請、而烈皇帝之特恩、遂爲諸死諫者子孫之倡、詩云、孝子不匿、永錫爾類、其茂蘭之謂乎、初茂蘭匍匐詣京師、上疏鳴父冤、乞誅奸黨復其仇、刺指血以書、姚文毅公見其有鼎湖諸語、謂非所宜、欲令易之、而以血書爲難、茂蘭曰、先人之遺體、茂蘭何敢惜、更破舌取血、改書

貼黃以進、故元紙得私存箚中、弘撰嘗留手讀之、一百四十四字、光熒熒如幾不化碧也、今五十餘載矣、既遭喪亂、所藏誥命、竟失二軸、茂蘭號痛不已、有卒王得勝得之、詢諸鄉人、悉忠介公事、乃戚然踵門以還、嗚呼、人之好善、無貴賤、知惡皆同、彼魏逆不足論、倪文煥毛一鷺、獨何心邪、茂蘭、字子佩、自甲申變後、高隱不出、與弘撰爲三十年兄弟之好、弘撰嘗大其復仇之義、推其志等於王袁、則此書長存、雖樞侍中之血、有不與並澁者、況其他哉、華山王弘撰謹識、

自甲申變後、高隱不出、念烈皇帝之恩、與弘撰每一言及、輒相對泣下、露際、弘撰以兄事茂蘭、歷三十年、嘗大其復仇之義、推之等於王袁、蓋袁以不事君者不忘父、茂蘭以不忘父者不忘君、所遇雖殊、其志一也、河山不改、日月皆新、則此書永存、將樞侍中之血、有不得與之並澁者矣、況其他哉、況其他哉、弘撰故、此册題跋、凡一十有五則、其血性丈夫四字、費隱容和尙所書、先君子鼎革後、潛心二氏之學、始依耆老人、時有五燈殿統訟事、寓居雲齋者半載、卽其時命筆者也、恐見者不解其故、謹書數語以識之、男靖白

拜  
壬午  
夏日



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

# 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卷下

芸齋周先生復讎血疏書後

人生不幸死事，而其子爲報父讎，尙矣。然有報之而過者，有報之而不得者，有報之而不軌於正者，戮屍鞭墓，上讎其君，此報之而過者也。子胥是也。奮身陷陳，殲敵是求，而讎頭未取，此報之而不得者也。灌夫是也。晝伏夜行，穴地掘冢，得而甘心，若刺客奸人，此報之而不軌於正者也。蘇不韋是也。然歷數千禩，信史美之。君子稱之，無一貶辭，無他，誠痛其志，悲其遇，且以維人道於未絕，而坊忘親之亂賊耳。而況瀝血爲書，上達天聰，一言寤主，罪人斯得，報父之讐，一軌於正，而無有所過者乎。熹宗之季，暗擱橫流，忠良荼毒，而周忠介公死事尤烈。迨聖人御寓，道瓊伏誅，追卹諸賢，備加旌錄，亦既釋其痛，而雪其冤矣。而獨芸齋周先生，以爲罔極之讎，不共戴天，苟不能明正瓊孽之辜，則父讐未殄，何容視息。於是齧指出血，書疏叩關，一書再書，十指血枯，刺舌繼之，書上，天子爲動，改容，遷如其請，而其疏之未合格者，因留於家，以示其子孫，嗚呼！此甯獨周氏一家之芳烈乎。實千百世吾吳之光也。於是文人志士，撫其書而泣，咸曰：是父是子，旣忠旣孝，垂範千秋。芸齋先生，可謂能報父讐，一軌於正，而無有所過者也。先生名茂蘭，字子佩，忠介公長子云。壬戌秋九月二日，秦餘山人侯齋徐枋拜書。

天啓奄禍、實削國家三百年之元氣、雖遇烈皇、撥亂反正、而仁賢云亡、宗社顛隳、竟不足以回上天之眷顧、炎與佩兄、少爲覆巢破卵、焚焚無依倚、比直隸谷遷移、追念先人報國捐軀之痛、甘爲農夫以沒世、豈有他哉、苟得如佩兄、杜門讀父書、其於家國、兩無愧矣、炎當乙丑丙寅之時、幼稚如蝨、既不能効緹縈之贖父、又不能若佩兄之刺血以訟冤、今老而無成、負我所生、卽見於曩日、癸亥仲冬、過荃齋、敬觀血疏、貼黃、以淚和墨、書數語爲跋、姚江同輩弟黃宗炎謹識、

端孝先生血疏貼黃書後

自古人子、訟父冤於朝、若漢之緹縈、梁之吉翊、皆載在國史、昭示後世、俾知所感發興起、用以翼世教於無窮也、然二者所遭之難、猶僅一身一家之故、幸而邀恩寬大、遂得全所生而被令名、若夫孤忠勁節、折逆焰之煽天、抗凶鋒而舍命、爲之子者、集傾卵破、百身莫贖、其荼毒不啻什伯焉、於此竭力以伸復讐之大義、豈不視古爲烈哉、周忠介公既死、璫難、家嗣苦齋先生、當思宗登極、初已奉卹、贈死忠之詔、而以忠介之禍、實一欺文煥造謀誣捏、若不灑血剖陳、則人子不共戴天之讐、終猶隱忍、所以疊疊數千言、草土孤渾、干冒忌諱、卒至指枯舌破、而不自恤也、及乎九重動色、朝奏夕可、大慙就殛、錫命重申、直洩天地神人之憤、以昭國威、以肅臣紀、豈止一身一家之故與、余讀先生疏詞、謂當與漢梁二史所載、後先輝映、未可略也、嗚呼、世遷代更、當年金匱之藏、且散佚不可問矣、而先生繕疏成時、貼黃復改、乃留是幅、藏之篋

衍至今對之、血漬斑斑、淋漓紙上、有不啻嗟太息者、當非人情、由是知宇宙間忠孝之精靈、必有所憑藉以傳、而不可隱闕者、此其徵也、其光足以貫日月、其氣足以激風雷、同此一腔熱血爾、若曰烈士殉名、終非篤論、余故表而出之、且以待夫史筆之賴古者、壬午首夏通門後學彭定求書、

六君子死瑤禍、魏忠節周忠介尤慘烈、忠節子子敬、爲父捐軀、忠介子子佩、刺舌血上表訟寃、贈及三世、兩公可謂有子矣、每怪佞佛者、以血寫梵夾、果何功德之有、若是表淋漓痛切、所當大書特書於國史者也、康熙壬午冬明史舊纂修官秀水朱彝尊謹書、

書徐子俟齋跋周芸齋先生血書復讐疏後

余生也晚、不獲見周忠介公死事之烈、少讀先君題笈記、而想見其爲人、後讀頤天臚筆、載芸齋先生血書一疏、低徊久之、夫非盡人之子歟、而先生能雪所生之憾如此、俟齋以復讐三案、鼎峙於前、而以先生孝思、比量於後、以史才而談快心之事、色飛神旺、宜其親切而有味也、閔予小子、抱恨終天、痛心欲絕、捧讀斯文、奚容贊一辭哉、易亭楊无咎、武少時、見先君子正學先生、跋澗上徐俟齋先生書周端孝先生復讐疏後、因歎忠介之忠、先生之孝、千古未有、顧所謂血書、貼黃原本、留藏於家者、未得見也、今歲秋、先生孫鸞翔出以示余、乃得盥手讀之、疏勅倪文煥毛一鷺兩人奸狀、兩人皆迎合魏奄意、疏陷忠介者也、崇禎初元、魏奄伏誅、而兩人尚漏網、故先生疏勅之、嘗讀後漢書李固傳、固爲梁冀所害、冀誅固求固後、固

少子變、乃還鄉里、變姊戒變曰、先公正直、爲漢忠臣、弟幸而獲濟、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、今奄既誅矣、先生復亟亟請正文煥一覽之罪者何歟、蓋李固之死、與固爲讎者、梁冀一人而已、馬融雖嘗爲冀草奏、然迫脅於冀、融非主謀也、梁冀既誅、則固之讐已復矣、忠介之死、奄意中尙非所主名、而文煥一覽、陷忠介以媚奄、則與忠介爲讐者、文煥一覽、較甚於奄、奄雖授首、而兩人未誅、則忠介之讎故在也、先生肯與之並生於天地間哉、是故變姊所言者、明哲保身之智、完遺卵以全破巢、而先生所請者、不共戴天之義、伸國法以雪家難也、疏上得請、文煥就戮、而一覽以前死倖免、於是忠介之忠益白、而先生復讐之志伸矣、疏彙得留者、以疏有鼎湖勸進字、姚文毅公見之、恐涉嫌諱、乃更易之、而原本遂藏於家、書疏之時、指血既盡、繼之以舌、嗚呼、衰弘之血、藏三年而化碧、侍中之血、灑帝衣而不浣、兩公忠臣、先生孝子、其不朽於世一也、書先生疏後者凡二十餘幅、今彙爲兩冊、而先正孝之文、雖跋徐俟齋先生後、實書先生事也、敬錄一通、補入冊內、而武亦并附一言於後、云、時乾隆二年、歲次丁巳、重九後一日、通門門下晚生慎縉武拜書於古柏軒、

周端孝先生血疏貼黃原本、百餘年來、諸先輩跋語詳矣、跋中同勸者四姓、一爲徐姚黃梨洲宗義、晦木宗炎、並太僕忠端公子、方思陵卽阡、梨洲徵君、詣闕訟父冤、手鉞椎椎許顯純、又搯崔星秀之胸、拔其鬚、歸而焚之、告於忠端公之墓、何其壯也、至作跋時、霜髯皤鬢、家國破碎、又何悲也、一爲江陰李匡生遜之、

太僕忠毅公子、跋稱崇禎初元、草疏請以新贈官階封及父母、計時先生年甫十一、而已能伏闕陳情、斯固奇已、後福王稱制、復上疏以易名請、然則先生前後已兩伏闕、而梅邨祭海作李忠毅公神道碑、書其後而佚其前、微此跋、其事不幾失傳歟、一爲嘉善善魏交讓允祐、太常忠節公孫、孝烈先生學泚子、卽周忠介公女壻、當忠節被逮、過吳門時、忠介慰之舟中、許以女字其孫者、卽交讓也、一爲江陰繆以直敬持廢事、文貞公五世孫、文貞躡與忠介同年同難、而齒最長、故早有五世孫焉、此四姓皆同難家、故感事話舊、聲多嗚咽、又考忠介公被難時、吳中故人、身親後先左右之者、爲徐文靖公沂、楊忠文公廷樞、暨袁公白微、冊中袁有自跋、至文靖則有子侯齋、文忠則有子易亭、兩先生爲吳中三高士之二、並以忠孝名家、痛深家國、故其情詞感切、亦與同難者等、他如萊陽姜貞毅公、爲東林宿老、崑山歸元莊莊、錢塘金道隱、卽潘上元黃九烟周星、宣城吳街南肅公、及同里李崑庵、周文端文樞、徐損之屨、諸先生、皆勝國遺民、諸跋中氣節激昂、性情真篤、儼然如見古人、嗚呼、其可感也已、夫以附璫諸逆、如倪文煥毛一鹭輩、得志一時、誣譏狂噬、其敗也、煙銷灰滅、至子孫差奉爲祖宗、閭閻恥道其姓氏、而一二清流君子、雖經國難家、滄桑翻覆、而忠孝清白、子孫世守、故家舊姓、通門世好、以及海內同聲共氣之士、其節義相許、患難相卹之概、依依如一日、乃至片楮流傳、見者起敬、或盥手斂容、或摩挲撫玩、詩曰、民之秉彝、好是懿德、嗚呼、其又可感也已、跋分兩冊、向爲芸齋後人世守、今歸松陵趙氏、芸齋之自跋、固日以貽雲仍、然天地間忠

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

二〇

孝文章、原不必爲一家物也、時乾隆三十二年、丁亥十一月、冬至後一日、震澤後學棘人曹森敬觀并識、  
乾隆三十五年庚寅、吳興後學沈宗憲暨焚拜觀、

予讀周忠介公遺餘集、知公之向佛也蓋虔、其被逮後與人書、唯以冤親平等自釋、此豈激於一朝之忿者、所能幾哉、既觀此冊、費隱老人題字、及公孫靖所述、知子佩先生、亦好爲方外之游、其於老人、實有支許之契、其家教然也、昔賢行願品云、菩薩從初發心、精進不退、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、乃至剝皮爲紙、析骨爲筆、刺血爲墨、書寫經典、積如須彌觀、公父子間、以忠孝因回、向般若行於種種難行、疾入毗盧遮那妙莊嚴海、讀是疏者、卽作梵冊觀可也、歲行盡矣、竹窗雨霽、轉罷華嚴、偶從戚友家借得此冊、披覽載周、謹書其後如此、乾隆四十七年歲除日、通家後學彭紹升題、

乾隆四十有八年、春三月望日、觀於綠竹山房、長洲後學王芑孫、

懷下少時卽聞端孝先生血疏、貼黃遺迹、斐欲見、不可得、今年夏、晤彭進士紹升、知此疏已歸吳江同姓、念將訪之而未暇、頃過桐鄉、適鮑君廷博從吳江來、攜以見示、思通鬼神、抑何幸也、疏計百四十四字、復雪之義、易書之絲、一時同難子孫泊勝國遺老、論之甚備、先生當國變後、隱居不出、忠介所坐之榻、終身不設坐、所御之物、終身不忍御、殆古所謂五十猶慕者、故至性激發、奮不顧身、指血旣枯、繼之以舌、卒能目睹父雫伏法、諸君子並賴先生獲遺蹟、蓋養之有素矣、孝經緯曰、事親孝、故忠可移於君、是以求忠

臣、必於孝子之門、彼求孝子者、何獨不然、獨是熹宗初歲、雖承定陵叢塵之後、然流氛未熾、正士盈廷、疆  
誓不虧、民神猶附、徒以政出煩苛、太阿倒持、元氣剝喪、國隨以去、記曰、血者猶血、其在此時乎、夫血、憂色  
也、忠臣孝子、亦不得已而見之、或化而爲碧、或凝而爲白、有不自知其然者、當忠介之下詔獄、逆黨掠治、  
必大罵許顯純、推落其齒、自起問曰、復能罵魏上公否、公唾血唾其面、罵益厲、遂於中夜潛斃之、今先生  
之疏、經百六十年、血痕纒纒如新、蓋日星河嶽之氣、流貫於家庭、是父是子、血固多人一斗爾、烏虜、爲人  
臣、未有不慕爲忠介者也、爲人子、未有不願爲端孝者也、觀是疏、未有不肅然易慮、三復之、十襲之、樂得  
而稱道者也、然而忠介端孝之行、世卒未易觀、此予所以泚筆永歎、不禁淚霑衿而汗浹背也、乾隆五十  
一年閏月、棘人趙懷玉浣手敬題、

乾隆五十六年歲次辛亥夏六月、觀於吳門蔣氏拙政園中、丹徒王文治、

有明熹廟太阿倒、茄花委鬼跡當途、鉤黨滄流一網盡、斲削枝葉兼根株、疾風勁草隕秋籜、破巢完卵留  
諸孤、忠介有子字子佩、戴天肯與日人俱、袖中纒纒一紙血、匍匐千里來燕都、蝮蛇磨牙噬人骨、九死不  
死神爲扶、是時璫啜虎負隅、豺狼當道噪城狐、莫觸忌諱在易割、更無十指難爲枯、文毅改色公曰吁、吾  
舌尚、在何傷乎、拔刀刺舌舌血滴、點點亂落紅珊瑚、以血作墨指作筆、百四十四牽連書、血光燈影互激  
射、是淚是血殷模糊、曉來持疏伏闕上、撫膺捶額長號呼、思陵泣下改色納、死戮賊屍生伏辜、易名錫爵



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

二二

贈三世孤忠食報真斯須、稿留篋筒示孫子、珍重奚啻千璠璣、塵湮蛛網二百載、想見灑血揮毫初、男兒愛身及髮膚、大孝自與常人殊、厥父殉忠子殉孝、至性何惜千金軀、澣衣化碧古來事、非得此疏誰爲徒、費隱容語卽吾語、先生血性真丈夫、嗚呼、先生血性真丈夫、後學蔣德華敬題、

乾隆五十八年歲次癸丑、冬十月望日、後學張應均潘奔雋同觀於三松堂、

明綱額、奄黨豔、嗟忠介、死羣狖、冤旣雪、讎未殺、有賢子、席蔭麻、叫皇天、幸照察、姚文毅、命易札、指刺枯、繼以舌、留此簡、血不刷、後千年、無毀譽、同里後學蔣恭業敬觀、并題卷尾、

少讀堯峯文、卽知端孝先生血書貼黃、尙在天壤間、荏苒五十餘年、蔣子春皋、攜此冊到書院、始得拜觀、經云、身體髮膚、受之父母、不敢毀傷、後人感於果報之說、往往刺血寫佛經、爲自身求滅度、而不恤遺體之傷、此則不孝之大者、卽云爲親祈福、其爲孝亦愚矣、若端孝之於血、乃真不妄用耳、讀竹垞前輩跋、快然先得我心、爰引而申之、時嘉慶二年、歲在丁巳八月、丁酉朔、嘉定錢大昕謹題於東塾書塾、培嬰中溶許蔭堂與觀、

一疏淋漓達紫宸、血痕慘澹字猶真、剖心兩世推忠孝、嚼舌三更泣鬼神、好逐長弘魂共化、不隨穢紹跡俱湮、通門舊事重追憶、展卷彌增慨慕新、先高祖明孝廉貞培府君母文文顯公諸孫身嘉慶丁巳二月、松林後學陳毓成敬題、

嘉慶五年三月晦日、長洲後學吳雲敬觀、

明季國不立、逆閹暴日肆、其下皆姘嫫、其上等疣贅、綱常既墜壞、君子盡陵替、楊左實首難、荼毒諸被逮、莊烈始踐祚、褒忠誅宦寺、周魏衰後嗣、咸有伏闕事、父冤得以伸、錫子葬祭證、由子佩一疏、厥孝錫爾類、君恩縱超雪、父讎尙窺伺、敷天誓不共、廢食日忘寐、十指血拚枯、誓以齧舌繼、臣父被摧陷、倪毛假瓊勢、二奸不伏法、何以立人世、行間亦澆澆、疏入愴帝意、姦徒盡服刑、乃舉人子志、貼黃十三行、百四十四字、奏時改易此、初本遺篋筒、常山舌澆血、睢陽血裂臂、忠介致身節、子佩復繼義、君親均一體、用心無二致、後世立懦孱、所在卻鬼魅、人生不朽爲、萬古撐天地、石門後學方薰、

當年瓊虐儀滔天、義父乾兒熟計便、瓠柱人間家與國、不同刺血佛經傳、  
臣忠子孝兩成仁、負荷綱常在此身、千載疏留磨不得、丹忱碧血到今新、

余嘗讀史至明季黨廟時、太阿下移、銀瓊肆毒、國祚斬焉、未嘗不廢書而歎也、當日忤逆閹、先後被逮者、浙水魏忠節公、暨吾吳周忠介公、櫻欄爲尤酷、泊乎思宗卽位、先朝死諫諸臣、褒卹有差、然其時元凶雖剪、餘孽未除、卒以公子端孝先生、刺血上書、疏入、始議倪文煥諸人罪、陪先生三世太常卿、竊怪古來忠臣孝子、飲血銜冤、奮志歿地者何限、迺先生以血誠寤主、天子動容、使忠介大節、炳焉與日月爭光、豈非天哉、余年七十有二、於中表弟蔣元城家、得瞻血疏、貼黃真蹟、焚香盟誦、足愍數十年仰止之忱、又何幸

也、余舅氏震牧公早卒、春泉幼孤、事母徐太君以孝聞、茲冊而屬於春泉、殆詩所謂孝思不匱、永錫爾類者、非耶、爰識數語、敬題斷句於簡端、云、時嘉慶六年、歲在辛酉、夏六月朔日、長洲後學宋思仁拜書於友石山房、

丹心化血、不肯碧、歷久盡作黃金色、百四十四驪龍珠、與日月光相薄、想其握刃刺指時、精靈夜哭等神疑、心痛已極、指不覺、縱筆一任鮮紅飛、賊先臣者國之賊、報先臣贖實報國、報讎已遂、報國虛、溫周等輩倪毛如、可憐國本已先撥、非亡國君痛莊烈、海棠樹下詔不聞、故鄉猶寶傳中血、南昌後學萬承紀敬題、

周吏部死於瑯、崇禎改元、正刑章、寃得雪、改太常、一其子茂蘭痛父讎、在奄黨、叶猶稽顙報未償、爾足京師、搏類巖廊、血誠上訴、冀得當、二刺指出血、楷書貼黃、書成十三行、凡百四十四字、字字端莊、三姚公見之、動容傍徨、惜哉一語涉疑、欲令更寫、指已創、四茂蘭潛然曰、指枯舌尚存、更寫庸何傷、舌血赤於指、赤心達我皇、五疏既上、叶上憫其誠、叶乃誅倪暴毛、國法以彰、又褒其先世、三代皆贈太常、六茂蘭血去、傷出獲所望、猶痛深創鉅、終身悲慕不能忘、前疏在、謹自藏、七嗚呼指尖秃、舌本強、叶舌血之疏達宮闕、指血之疏藏巾箱、傳之千百載、教天下子純孝、臣忠良、八擬樂府體作血疏歌、敬題周端孝先生血疏、貼黃冊子後、時嘉慶辛酉冬十一月朔、以試邑童子、得扁戶不出、無聽鼓判牘之繁、適禹廉山明府以此

册見示、因焚香展卷、且讀且臨、不敢率出一語、且前賢題跋及廉山詩、已盡其美、爰樂括其事蹟、質言無文、以志高仰云、余、陶山後學唐仲冕沐手、

嘉慶六年辛酉十一月朔日、吳履拜觀於平江官舍、

南八指、常山舌、千古淋漓血不滅、巨忠子孝何分別、同進心頭一腔熱、請君此疏乃是端孝遺、籲天能荷天鑒之、腥雲瀉瀉紙上起、想見一燈慘淡痛寤時、嗚呼、羣奄柄政陰凝陽、乾坤閉塞迷元黃、忠良一網幾打盡、化碧豈少萋宏藏、覆巢遺卵幸無恙、天遣孝子扶綱常、扶桑日出冰山倒、不殺讎人心未了、指枯石腐書復書、十三行騰錫奸草、丈夫血性人亦同、論其大者孝與忠、其餘義烈皆可風、君不見一棹吳閶東去路、五人臺上草心紅、嘉慶壬戌春二月後學吳錫麒題於吳門舟次、

國法未伸冤未雪、孝子捶胸走伏闕、刺指刺舌寫嗚咽、非指非舌乃心血、殿前丹楓對凜冽、毛斲其指倪處決、父讎既復奸亦除、寓忠於孝實完節、貼黃初本留千劫、紙上精光炳日月、嗚呼、當年東廠肆威儀、有熱血者皆奮舌、吳門縱騎虎狼暴、五人振臂頭爲折、生祠土偶忽仆跌、逆案姓名鐫生鐵、存者如鬼氣漸滅、惜哉根株斬未絕、體仁乃更相莊烈、義兒馬阮死灰熱、孝子吞聲老巖穴、臨川後學樂宮譜、

十指血枯舌有血、以血濡筆寸腸裂、區區倪毛何足數、誅之戮之等蟻蟻、舌血勝黃不可見、讀罷遺疏倍凄切、模糊一百四十四、字字赤光如烙鐵、國事時事嗟壞極、悼陵杜宇啼莊烈、嘉慶九年、八十有六老人

南昌後學萬廷蘭題

媚璫者生、逆璫者死、有明國事可知矣。忠介乃由媚璫者致之慘酷、以希風旨、故魏璫雖伏誅、而媚璫之僥與毛、尙未正刑書、父讎既未雪、子生終屬虛。此端孝之所以以血爲疏也。血性本乎至性、血誠出乎至誠、惟至誠至性、故指血雖枯、破舌尙可以陳情、淋漓貼黃百四十四字十三行、朗朗傳芳型、此蹟顯晦閱時數、二百餘年、什襲幾處、更廉山好古富珍祕、忠節名賢手跡、一一題品、考據詳且精、我生恨晚、幸而獲觀此、血光凝碧、何品品、獨喜字畫未漫漶、亦楷則、亦分明、爲之補刻入人帖、父子忠孝增光榮、精氣所注、可以歷千萬劫而常貞。慶嘉十一年、歲次丙寅、得觀家端孝先生血疏貼黃手蹟、適以鐫刻人帖、自宋文信國及方正學王陽明、以及明季死節諸君子、中載忠介公手札、茲因以血疏鈔入、以徵忠孝爲子臣之鵠焉、爰識顛末於此云耳、後學聽雲鈞敬觀。

天生賊子不盡殺、殺賊卻飛孝子血、血疏爲字十三行、字字閃灼雷電光、嗚呼文毅且驚愕、嗚呼莊烈淚紛落、刺血心痛更何若、孝子不忍傷髮膚、此血合爲先人枯、尙有五人未必熟、忠介甘心澤血拋頭顱、休甯後學汪梅鼎敬題。

人生血性不可摧、父讎未復終身悲、疏辭激切忘忌諱、一腔熱血歎淋漓、孝子之孝天所許、維公之言天所爲、俾無觸犯無背違、可以上動宸聽誅奸回、百餘年來珍片紙、想見虛堂裘濁生寒輝、耐時應有神靈

隨、會稽後學邵縣敬題、

虛堂白晝陰風寒、淋漓血疏裁拜看、父讎欲復在殺賊、嚼指作書鬼神泣、鼎湖觸諱奈若何、先生曰吁吾有舌、疏成百四十四字、字字精誠動天子、父忠子孝孝亦忠、血性有此誰如公、寶山後學沈卓敬題、

嚼哉九鼎擲一紙、紙上淋漓血花紫、忠孝寒天動天子、奸臣流血北平市、進呈舌血長已矣、杜鵑聲斷秋煙裏、不是鼎湖字重擬、千秋有目此誰視、想見抽刀刺十指、一片丹心湧赤水、電光失色虹霓死、血性人入具初始、古今幾人無愧此、嶺南後學黎應元敬題、

非亡國君竟亡國、遺詔空染衣襟血、能報父讎誅國讎、大筆淋漓照千秋、心痛不覺自齧指、書上九重動天子、用父遺體認父冤、黃楊左李肯昧此、於戲忠介亦奇遇、吳中至今紛掌故、舌血雖亡指血存、十三行字五人墓、萊陽後學趙曾敬題、

毀魏上公擊汝齒、殺人端人有如此、熱血一噴忠介死、忠介不死猶有子、與讎戴天孝子恥、引刀刺舌血不止、一書復書疏始成、舌血不足繼以指、想見濡毫速挽時、凜凜忠魂立而視、且日驚傳得命旨、未伏其誅宜樂市、君不見孔父前亡宋公繼、魯史先書弑君字、賊臣專殺已無君、斷獄春秋有成例、熹宗壽終屬天擊、白刃幾加好頭顱、使果乘喪定逆謀、害百信王如斷梗、今皇先帝臣先臣、一疏三讎報俄頃、我來展閱賦情總血窟、殷紅鏡焰碧形骸、可腐血不餓、壽世何須託金石、來禽快雪縱尚存、故紙千年死灰色、陽

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

二八

溯後學陸繼幹、

早歲精誠薄頴穹、暮年緇素颯悲風、先人已化襄碧宏、故主還啼杜宇紅、身世茫茫頭似雪、文書弈弈氣如虹、十三行自堪千古、不數王郎寫賦工、盱江曾煥、

嗚呼有明季運胡多艱、癸隴鶻談當天關、磨牙殺人疑奉上帝命、欲噴碧血照耀乾坤間、揚左諸公先遭難、東林黨禍逾東漢、高公不辱自投淵、忠介公魂沈猩豕、思宗憤起揚天威、赫振斧鉞誅巨魁、義兒竊位尙如故、將毋天網徒恢恢、哀哀端孝公、刺血號北闕、疏成恐觸諱、鼎湖字重刷、十指纏枯舌尙存、忠孝迸流血性血、兩紙瑩飛紅雨腥、滿腔噴盡丹誠熱、臣疏赤如霞、臣冤黑如漆、臣讎請齒劍、臣父請昭雪、呼天天震怒、顛帝帝矜卹、一時利賞快人心、激發千秋儒夫烈、物換星移劇可憐、御前呈本埋秋烟、十三行血獨無恙、百四十四珊瑚鮮、中有精靈貫耿耿、三更風雨應化紅啼鴉、噫吁嘻、我讀正氣歌、歷數古豪傑、誰知此疏中、一一俱包括、侍中之血常山舌、瀟血大書董狐筆、竟斬佞臣頭、更勝擊賊笏、一歌一疏氣血真相匹、人間捧出神鬼驚、元黃之色常與天地增光明、梁溪後學盧清華敬題、

五人墓頭血成碧、血統更作黃金色、十三行字十指腫、以舌替指指留迹、茄花煙消委鬼魂、笠兒義孫尙充琴、鼎湖勸進事巨測、爲親復讎卽報國、危巢覆卵血何傷、血者猶血乃其職、戴天之讎憤難抑、搏額號天天果格、當年一字一淚滴、滄桑已換字猶昔、齒可摧兮唾轉赤、一家骨肉並鐵石、百九十年珍此冊、當

更千秋不能蝕、以立懦頑禦鬼蜮、耿耿精光貫曉曉、道光四年長夏、福州後學梁章鉅、

大鮮共戴天、忠孝憤激烈、雖枯已酢指、特有尙存舌、父友動色驚、當仁爲甕嚼、流傳二百年、紙敝字不滅、慘澹此數行、想見淚皆血、烏乎三綱張、正賴一腔熱、當時爛奄奄、生死等蠶蠅、吾聞黃藜洲、利錐懷寸鐵、凜然刺刀心、同難義相埒、終身老道民、肝膽照冰雪、可惜墮家聲、吾悲魏忠節、道光甲申七月、同郡後學吳江郭應敬書、

明有九有世有哲、金甌奠定完無缺、不聞豔妻煽方處、宗周赫赫誰能滅、乃彼匪教亦曰寺、其禍直與禍水埒、南箕貝錦感帝聽、緝嗣捷幡賊窟穴、克生多士亦膚敏、君子信讒如或結、廢爲殘賊莫知由、人之云亡邦國裂、稷稷思宗賊厥起、能思百憂卹執熱、維周之積有孝子、遠猶辰告告以血、謂天蓋高敢不踴、由言無易始捫舌、子姓同叨錫類恩、至誠上感天懷微、篋中廢牒那可棄、纓衣並襲珍無別、至今二百七十載、殷紅滿紙天霞裁、使我開卷讀未終、突憎森森豎毛髮、光緒甲午宿月保山後學劉樹室敬題、  
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春三月、陽羨後學任道鎔沐手敬觀、

我聞漢時有媼元起、懷石叩頭血出不已、感動公卿、父冤一洗、又聞唐代有韋子將、中年不幸、居父之喪、刺血寫經、流血沓滂、此二孝子、非不可敬、媼則近愚、韋則非正、惟周端孝、知勇兼全、父讎未報、血疏達天、誓指指枯、刺舌舌竭、一紙貼黃、千年化碧、嗚呼、是父是子、忠孝一門、婦豎共識、我可不論、惟以此疏、傳示



明周端孝先生血疏題跋

三〇

後代、血性丈夫、赫然常在、光緒戊戌仲春、德清後學俞樾敬題、

有明璫禍不堪說、七君子中周尤烈、天崩地折鬼神曠、驢頭不斷冤不雪、午夜焚香哭告天、刺血淋漓指與舌、一疏果能回天意、十載沈羅今始揭、忠介之忠一腔血、端孝之孝十指血、血脈流傳萬古香、地老天荒理不滅、世間亂臣與賊子、對此能無心膽裂、嗚呼、世間亂臣與賊子、對此能無心膽裂、光緒二十四年仲春月、南昌後學萬福康敬題、

## 跋

從來事蹟流傳、屢千劫而不泯者、忠孝而已、忠臣孝子之遺墨、人共寶之、况此之以血爲墨者乎、余家收藏頗富、兵燹以來、遺失甚多、明周端孝先生血書貼黃、前人題識、多至五十餘、則裝池成卷、滿目琳琅、先高王父海臬公、先曾王父廉山公、皆有題跋、洵爲傳家至寶、咸豐間洪楊之亂、家有急需、稱貸於湘陰李黼堂中丞、得朱提二百、卽奉此卷以爲質、後中丞竟擢回湘南、惟時余尙在督船、及稍長、每欲一觀而不可得、而殊遺之念、未嘗一日釋、懷也、這服官浙水、適與中丞舊嗣幼梅觀察、共事一方、亟詢此卷、知猶藏篋笥、遂偵連棹歸、賭精光之常留、歎手澤其未泯、乃不幸中之大幸、爰賦短歌、而敘其緣起、且慮有美弗彰、急召梓人、付之梨棗、用公同好、俾海內諸君子、共仰一門之忠孝云爾、

光緒二十四年春季、南昌萬福庵謹跋、